

韵律语法视角下的语调与句调比较研究

张 又 文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教育学院,广东 江门 529090)

摘 要:从韵律语法的视角出发,引入句法制图理论,对语调和句调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得到下述结论:其一,语调和句调是两个独立的韵律单位,具有不同的韵律特征,即前者是以待续调来标记,后者则以止句调和核心重音来标记;其二,CP分裂之后,它们对应不同的功能性句法短语,句调短语对应语力短语和态度短语,用以标记句类和说话者的态度或情感,语调短语则与话题短语相对应,用以标记句子的话题;其三,语调和句调适用于不同的韵律规则,产生了不同的韵律句法效应。

关键词:语调;句调;韵律语法;比较

中图分类号:H0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2)03-0066-08

关于语调的研究,汉语学界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语音学方面,主要探究语调到底涉及哪些语音特征,以及基于这些语音特征如何构建语调模型,如吴宗济^[1]、沈炯^[2]、胡明扬^{[3]155}以及贺阳、劲松^[4]等。二是将语调与汉语的句类、语气相结合,探索语调的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的功能,如赵元任^[5]、吕叔湘^{[6]258}、胡裕树^{[7]376}等。关于句调的研究,在上述两方面的研究中虽有所涉及,但是,大部分学者将句调当作是语调的另一种说法,如朱德熙^{[8]21}、陆俭明^{[9]21}、邵敬敏^{[10]7}、胡裕树^{[7]111}、林茂灿^[11]等。

也有少数学者对语调和句调进行了区分,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语音表现和语法功能,如马俊平^[12]、孙汝建^{[13]69}、丁力^[14]等。在他们的研究中,句调只是构成语调的一个语音要素或者语调的一个次类,用以表达句子的语气或者与“言语交际”直接关联。但是,他们的讨论相对浅显,既没有揭示句调和语调的本质差异,也没有对它们的语法效应加以区分,还与语音学、音系学的相关研究相矛盾。比如,孙汝建将语调的音高特征切分出来作为句调,用以表达句子的语气^{[13]69}。而在实验语音学的语调研究^[15]中,音高变化是语调的主要特征,而不是唯一特征,因此,无法将其切

分出来作为具有特定语法功能的独立语音单位。

冯胜利从韵律语法角度出发,提出了“一句一调”理论^[16],促使句调和语调在语言学领域上得以区分,进而揭示了它们所独有的语音特征及其所产生的韵律句法效应。“a. 语调:在句子(CP)层面,由延宕语音特征构成的待续调所标记的韵律单位,是语调短语。一个句子可以有一个以上语调短语,根据句法结构和信息结构而不同。b. 句调:在句子(CP)层面,由停顿语音特征构成的止句调所标记的、并与核心重音重合(match)的语调短语,是句调短语。”^[16]“一句一调”,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句子只能具有一个调子。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调子是句调而不是语调。实际上,这一理论包含下述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现代汉语中,一个单句可以具有多个语调短语,但只能具有一个句调短语。二是“汉语句调限定律”,即在现代汉语中,“一个句调不能包含两个(或以上)的动词谓语”^[16]。这是因为汉语的一个单句只能具有一个句调短语,并且,该单句有且仅有一个核心重音。三是“核心重音—语调对应律”,这一规则是针对核心重音与语调之间所具有的对应关系提出的,该对应关系是指“核心重音范畴不容两个语调”。第一条规则是“一句一调”理论中

收稿日期:2021-12-25

作者简介:张又文(1987—),女,湖北随州人,文学博士,江门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教育学院讲师。

的基本规则,主要作用于 CP 层级。后续两条规则基于 CP 层级中句调、语调与“vP(轻动词短语)层级”中的核心重音之间的交互作用而提出的。

基于冯胜利提出的“一句一调”理论,本文引入句法制图理论,进一步说明 CP 分裂之后,句调短语和语调短语对应不同的功能性 CP 短语,具有不同的句法功能。简言之,句调短语对应语力短语(Force Phrase, ForceP)和态度短语(Attitude Phrase, AttP),语调短语对应话题短语(Topic Phrase, TopP)。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句调和语调的关系进行分析,厘清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一、句调的韵律性质、句法性质与功能

(一)句调的韵律性质

基于冯胜利的研究,从韵律上来说,句调具有两个韵律特征:一是以“止句调”作为其韵律标记;二是具有核心重音。其中,“止句调”是与“停顿”这一语音特征相对应的,即“末字母音缩短加长无声段”^[17]。除此之外,“止句调”伴随着显著的音高下倾^[18],音高下倾是指“语句的音高曲线逐渐下降的现象”^[19]。通过语音实验发现,韵律词、韵律短语和语调短语内部都伴随着音高下倾,但是,三者的下倾幅度由大到小依次为:语调短语>韵律短语>韵律词^[18]。

在现代汉语中,核心重音范围是以句末最后一个主要动词构成的动词短语作为重音指派范域。而句调短语与核心重音范域“相重合”,因此,句调短语位于句子的末尾。例如:

(1) a. 张三战战兢兢 de 敲了敲那扇木门。

b. 张三,战战兢兢 de,敲了敲那扇木门。^[17]

(2) a. 八戒推门进屋看见一个妖怪。

b. 八戒推门,进屋,看见一个妖怪。^[16]

例(1a)和例(2a)中,句末采用止句调来结尾,句中并没有进行停顿,整个句子构成一个句调短语。在例(1b)和例(2b)中,只有位于句末的成分,即“敲了敲那扇木门”和“看见一个妖怪”,具有核心重音,并采用止句调来结尾,因此,它们是句调短语。

(二)句调的句法性质与功能

学界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尤其是语音学研究中,虽然没有明确区分句调和语调,但是,提到了“句末调”这一概念。依据上述两个韵律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句末调”实际上就是本文所说的“句调”。关于“句末调”的研究,最早可见于 Chang 的研究中。他通过语音实验发现,成都话中,基频 F_0 不同,句末音节的音高表现也随之产生差异,以此来区分疑问语调和陈述语调^[20]。此后,胡明扬也提出,除了“全句的语调”,语调还可以专指“句终的语调”^{[3]147}。其中,所谓“句终语调”是指“全句末了从最后一个重音音节算起的这部分语调”。这与上文中所述的“句调”不谋而合。

贺阳、劲松通过语音实验发现,句型不同^①,“句终语调”即“句末最后一个重读音节”,在音高、音长、音强三方面的表现也有所不同^[4]。例如,陈述句、命令句和感叹句中,句末重音音节在音高上都属于低调域。但是,在陈述句中,这一音节的音长较短,音强也相对较弱。命令句中,该音节的音长较长,音强也较强。感叹句中,它的音长较短,音强却较强。于是,通过对句末重音的音高、音长、音强这三方面的比较,可以对陈述句、命令句、感叹句加以区分。除了区分句型之外,他们还指出,通过“句末最后一个重读音节”上所负载的语调和重音,能够表达说话者的态度或情感^[4]。由上可知,“句末调”,即“句终语调”,是由句末最后一个重读音节来负载,这就与“句调”的韵律表现相吻合。而“句末调”的句法功能是区分句类(句型)和表达说话者的态度。于是,可以推出:在现代汉语中,句调的句法功能在于区分句类和表达说话者的态度。

基于上文的句调定义,可以发现,句调短语所对应的的句法结构是 CP 短语,句调的句法性质是 CP 短语的中心语 C^0 。引入 CP 分裂假说之后,可以将句调短语分为语力短语和态度短语。

1. 作为语力短语中心语的句调

作为 CP 层面上的一种功能性句法短语,语力短语是由标记陈述、疑问、感叹等句类的标句词通过扩展投射形成的短语^[21]。通过句调来标记句

①此处所说的“句型”实际上就是本文所说的“句类”。

类,生成语法中的研究中已有所证明。Cheng 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句子类型标识假说(Clausal Typing Hypothesis)”,即“每一种句子的句类都需要被标识出来”。特指问句的句类,“要么是通过中心语 C⁰ 位置上的疑问助词来进行标识,要么是通过疑问词移位到 C⁰ 的指示语位置从而实现指示语—中心语一致来标识出来”^{[22][29]}。除了上述两种标句方式,她还指出,部分语言如澳大利亚土著语没有疑问助词,也没有移位运作,只有通过语调来标记是非问句。此处所说的语调实际上是句调,这是因为一个单句只能具有一个句类。

此后,Cheng & Rooryck 进一步论证了法语中语调(句调)能够作为一种 Q 语素(疑问语素)来标记是非问句和特指问句,他们将这种 Q 语素称之为“语调素(Intonation Q-Morpheme)”。例如:

(3)a. Est-ce que Jean a acheté un livre?

Did Jean buy a book?

珍买了一本书?

b. Jean a acheté un livre?

Jean has bought a book?

珍买了一本书?

(4) a. Quel livre est-ce que Jean a acheté?

Which book did Jean buy?

珍买了哪本书?

b. Jean a acheté un quoi?

Jean has bought what?

珍买了哪本书?^[23]

例(3a、b)都是是非问句,区别在于两者采用不同的 Q 语素进行标记。例(3a)采用 est-ceque (是否)这一显性 Q 语素来标记是非问句。而例(3b)则是选择采用语调素即上升语调来标记是非问句。上述两种 Q 语素的句法差异主要体现在特指问句上,采用不同的方式来核查 wh 特征,生成结构不同的特指问句。例(4a)是通过显性移位来生成的。具体说来就是,通过替代运作,将 Quel livre(哪本书)这一 wh 短语上移到 CP 的指示语位置,与位于 C⁰ 位置上的 est-ceque 进行 wh 特征核查,进而生成整个句子。而例(4b)则是采用合并(Merge)中的附加运作完成特征核查的,即将语调素直接插入 C⁰ 的位置,与 C⁰ 位置上的

wh 特征进行核查。因此,他们认为,作为 Q 语素,语调素类似于汉语、日语、韩语等语言中的疑问助词,可以直接插入 C⁰ 位置完成 Q 特征核查,构造出原位生成的特指问句。

此外,Cheng & Rooryck 还指出,是非问句和特指问句采用不同的语调素来进行标记^[23]。例如:

(5) Chelwu-kamues-ulpo-ass-ni

a. What did Chelwu see?

切尔斯武看到了什么?

b. Did Chelwu see something?

切尔斯武是不是看到了什么?^[23]

例(5)具有两解:既可以如(5a)所示,将其理解为特指问句,又可以如(5b)所示,解析为是非问句。但是,可以通过语调(句调)对其加以区分。简单来说就是,在(5a)中,由疑问词 *mues-ul* (什么)获得焦点重音,因此,语调的峰头落在疑问词上。而在(5b)中,则是落在 Chelwu(人名)或者动词 *po-ass-ni*(看)。

冯胜利也提出了“语调素(Intonationeme)”的概念^[24],这一概念实际上与 Cheng & Rooryck 提出的“语调素(Intonation Q-Morpheme)”^[23]相一致。并且,他明确指出语调素占据 C⁰ 位置,C⁰ 的句法特征可以通过不同语调素的韵律表现得以实现,如“询问调、确信调、疑惑调、建议调”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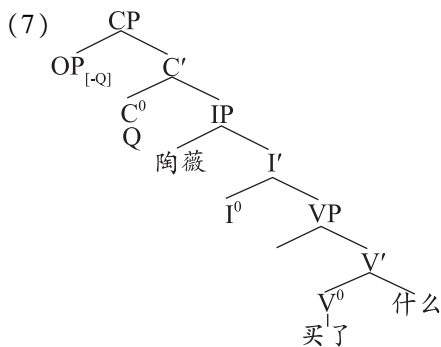
Reinhart 提出的“系统补偿假说(System-repairing Hypothesis)”^{[25][37]},指计算系统无法满足接口需要时,一些补偿机制就被激活。Pan 基于这一假说和 Cheng 的研究提出,当无法通过词法或者句法手段来标记句类时,需要采用韵律手段(如语调、重音等)来标记句类,实现对疑问代词如“什么”的 wh 允准^{[26]308-310}。这是因为疑问代词“什么”本身是一个变量,既可以表达疑问的含义,又可以表达存在或者全称(所有)的含义,需要通过算子或者语境对其加以约束,使其获得允准,以此来消除歧义。例如,“他什么都没吃”中,“都”作为算子,对“什么”进行了约束,使其成为不定代词,表示“所有的东西”。于是,Pan 提出将通过韵律手段实现的 wh 允准运作当作是接口界面的一种补偿策略^{[26]309}。例如^①:

①本文采用“↗”来表示上升语调,采用“↘”来表示下降语调;用加粗来标记重音。

- (6)a. *他在吃着什么? (有歧义)
 b. 他在吃着什么? ↗ (疑问)
 c. 他在吃着什么。↘ (存在)
 d. 他在吃着什么! ↘ (感叹)
 e. 他在吃着什么! ? ↘ (反问)^{[26]308}

例(6a)是一个歧义句,在语义上是非法的句子。例(6b)中,采用了上升语调来标记疑问句,允准了“什么”的疑问用法。例(6c-e)则同时使用焦点重音和下降语调来标记句类,确定了“什么”的词性和语义,进而生成合法的句子。值得指出的是,Pan 依据最简方案理论中的 Y 模型提出,将语调(句调)作为词项放入词库,与其他词项(如“他”“在”“吃”“着”“什么”等)一起进入句法部门,最终在 PF 部门和 LF 部门得以实现^{[26]310}。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与将语调(句调)作为语素的做法是一致的。

杨洋、郑礼姗^[27]通过实验语音进一步验证了,汉语中的语调(句调)能够标记句类,并根据最简方案理论以及相关研究,提出语调(句调)作为语调素(句调素)在句法部门占据了 C⁰ 的位置,与 CP 指示语位置上的“疑问算子[+Q]”相一致(Spec-head Agreement),最终产生了标句的作用。例如:



笔者认同上述观点。句调存在于词库中,生成句子时投射到 C⁰ 的位置上,以此来区分疑问句和陈述句,实现疑问代词的 wh 允准。除此之外,我们还认为句调能够标记祈使句和感叹句。

首先,如果一个单句没有通过词汇或者句法手段来标记祈使句或者感叹句,那么,还可以采用句调对其进行标记。例如:

- (8)a. 你把球鞋扔了?
 b. 你把球鞋扔了!
 c. 你把球鞋扔了。

例(8a)采用升调来标记是非问句,意思是询问对方是否做了“扔球鞋”这件事。例(8b)是祈使句,采用“平长调”^①来进行标记,意思是要求对方完成“扔球鞋”这件事。例(8c)则是采用降调来标记陈述句,意思是知道对方做了“扔球鞋”这件事。

其次,如果一个单句已经采用了词汇或者句法手段来标记祈使句或者感叹句,那么,就只能采用与该句类相配套的句调。例如:

- (9)a. 别开门!
 b. 多么幸福!
 c. *别开门? (加上疑问句调)
 d. *多么幸福。(加上陈述句调)

例(9a)是典型的祈使句,采用副词“别”来标记否定式祈使句,意思是要求听话者不许开门。如果如例(9c)所示,加上疑问句调,就会与“别”产生语义冲突。例(9b)是典型的感叹句,通过程度副词“多么”来表达感叹。如果如例(9d)所示,加上陈述句调,就会与“多么”产生语义冲突。

此外,汉语独词句的句类也是采用句调来进行标记的。例如:

- (10)a. 走! (祈使句调)
 b. 走? (疑问句调)
 c. 走。(陈述句调)

例(10a-c)都是动词“走”单独成句,成句所必需的条件是加上句调。从生成语法的角度来说,动词“走”上移到轻动词 v⁰ 的位置,再从 v⁰ 的位置上移到 TP 的 T⁰ 位置,最终上移到 ForceP 的指示语位置。此时,句调素直接插入 ForceP 的中心语位置,以此标记句类。

2. 作为态度短语中心语的句调

态度短语,顾名思义,是指标记说话者的态度或情感的标句词扩展投射而成的 CP 短语。赵元任早在 1932 年就提出:语调除了“表意”之外,还可以“表情”,即通过语调的高低、轻重、快慢以及音程来表达说话者的态度^[28]。比如,在句末最后一个音节的声调末尾上加一个朝下降的“下转

^①“平长调”是由胡明扬提出的,将其归类为“祈使语调”,表示“恳切、委婉的请求、劝告、敦促等的句子”。这种语调的韵律特征是指:句末最后一个词汇重音音节的字调起点为“平调”,音长较长,没有强重音。此处,沿用胡明扬的处理(参照胡明扬《北京话初探》,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157 页、162 页)。

调”,以此来表示“自己知道人家不知道或是自己行人家不行的态度”。此后,汉语学界将句子的口气当作是说话者的态度或情感,而语调是表达句子口气的重要手段^{[7]379}。

沈炯更是提出“抑扬调”的概念,将其作为“口气语调”^[15]。其中,“扬调”是指“调头和调核幅宽大的”语调,“抑调”则是指“幅宽小的”语调;并且,“抑调”本身又分为高低两种,以“平均音高水平”作为标准来说明“高低”。比如说,“疑问调”是标记疑问句的语调,“疑问调”加上“低抑调”构成口气语调,用来表达同情或者安慰。基于沈炯的研究,叶军列举了一系列的口气语调,如“陈述语调+低调”表示“严肃、诚恳、悲伤”,“疑问语调+低调”表示“不信任”^{[29]248-249}。这些口气语调都是由标记陈述、疑问、祈使、感叹等句类的语调加上一些语调特征(如低调、高调、宽调、窄调、升调尾音、强重音等)构成的。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标记说话者态度或情感的语调,不同于标记句类的语调,具有自己所独有的韵律表现,是一种相对独立的韵律单位。因此,类似于标记句类的语调素,这类语调也可以作为一种语素,在CP层级上占据句法位置。因此,CP分裂之后,口语语调的句法性质为态度短语的中心语。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说的语调实际上也是句调,这是因为一个单句(根句)只能具有一种句类和一种主观态度或者情感。所以,态度短语也是句调短语。

言而总之,汉语中,句调能够作为语素直接插入C⁰的位置,以此来标记句子的类型,因此,CP分裂之后,语力短语是句调短语,此时,句调的句法性质是语力短语的中心语Force⁰。除了语力短语之外,句调还能表达说话者的态度或情感,因此,态度短语也是句调短语,此时,句调的句法性质是态度短语的中心语Attitude⁰。

二、语调的韵律性质、句法性质与功能

(一)语调的韵律性质

不同于句调,语调的韵律性质是:以“待续调”作为其韵律标记,并且在其领域内没有核心重音。曹剑芬指出,汉语的语句重音是音高重音。从韵律语法的角度来说,核心重音是语句重音,一

个句子中有且仅有一个。但是,语调音系学中,一个句子中可以有多个音高重音^[30]。这似乎产生了矛盾。实际上,这并不矛盾,这是因为语调音系学中也承认只有一个最为凸显的音高重音。于是,我们可以推出,核心重音是音高重音中最为凸显的那一个重音。冯胜利所界定的语调短语虽然没有核心重音,但是不代表没有音高重音,因此,也并未与语调音系学中语调短语界定相矛盾。

“待续调”是与“延宕”这一语音特征相对应,而“延宕”则是指“末字韵母有较大的延长,但没有无声段或只有很短的无声段”^[17]。此外,相较于止句调,待续调的音高下倾幅度较小。上文例(2b)即“张三,战战兢兢 de,敲了敲那扇木门”中,“张三”和“战战兢兢”都是以“待续调”结尾,它们的韵律边界是“延宕型边界”^[17]。并且,它们位于核心重音范畴之前,并不负载核心重音。因此,“张三”和“战战兢兢”都是语调短语。

(二)语调的句法性质与功能

关于语调的句法性质,由其定义可知,语调也是CP短语的中心语C⁰。CP分裂之后,按照句法功能,语调短语与话题短语相对应。汉语中,采用句中停顿即待续调(延宕)来标记话题,所以,话题短语是语调短语。而关于句中停顿标记话题,最早可以追溯到Chao的相关研究^{[31]105-106}。在他看来,主语等同于话题,谓语等同于述题(Comment),总体构成一个“简单的整句”。并且,话题与述题之间可以采用停顿、可能的停顿或者停顿语助词进行分界。例如:

- (11) a. 我,有水。
 b. 我呀,有水。
 c. 我呐,有水。
 d. 我么,有水。
 e. 我吧,有水。^{[31]90}

例(11a)中,话题与述题之间的停顿,实际上是延宕,而不是停断。这是因为“我”和“有水”之间发生了连读变调,“我”由全上声213变成了半上声21。此时,“我”和“有水”构成一个单句。与之相反,“我”和“有水”之间没有发生连读变调,如“我.有水。”,那么,它们分属两个单句,两者之间的停顿就是停断。Chao将例(11a)中存在的停顿称为“稍停(slight pause)”,将未发生连读

变调的停顿称为“停顿(pause)”。从韵律句法学的角度来看,例(11a)中“我”是以待续调结尾的语调短语,而“我。有水。”中的“我”则是一个以止句调结尾的句调短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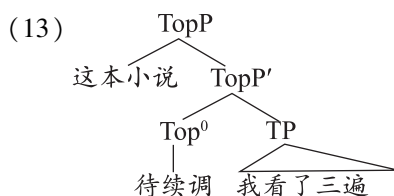
不同于Chao的研究, Li & Thomson认为,汉语中,主语不同于话题,并将主语和话题作为类型学上的“对立参数”,指出汉语是“话题凸显型(Topic Prominence)”语言,英语则是“主语凸显型”语言^{[32]15}。但是,他们也认同停顿或者停顿助词是话题标记的观点。并且,汉语的一个单句中可以出现多个话题短语^{[33], [34]44}。例如:

(12)a. 花, 玫瑰花, 我最喜欢。^[33]

b. 小张, 这件事, 我认为办不了。^{[34]54}

例(12a)中,“花”和“玫瑰花”是两个话题。例(12b)中,“小张”和“这件事”是两个话题。由上可知,在现代汉语中,一个单句中只能具有一个句调短语,但可以出现多个语调短语。需要说明的是,冯胜利所界定的句调短语和语调短语是基于单一CP理论^[16]。引入句法制图理论的CP分裂假说之后,句调短语对应语力短语和态度短语,语调短语对应话题短语。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单句具有两个句调短语,一个单句也只能具有一个语力短语和一个态度短语。但是,一个单句可以具有多个话题短语。于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话题短语只能是语调短语,而不是句调短语。

从句法结构上来说,话题成分占据话题短语的指示语位置,而待续调(延宕)作为话题标记则占据了中心语位置。例如: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下述结论:CP分裂之后,话题短语作为一种语调短语,语调(待续调)的句法性质是话题短语的中心语Top⁰,其句法功能是标记话题。

三、句调与语调的关系

首先,从韵律上来说,冯胜利所界定的句调与语调采用不同的调来进行标记,具有不同的韵律特征,是两种独立的韵律单位。语调不包含句调,句调也不是语调的次类,两者之间是相互独立、互不包含的关系。由上可知,句调是与止句调相对应,而语调则是与待续调相对应。止句调和待续调的区别主要在于采用“延宕”还是“停顿”来结尾。实际上,“停顿”和“延宕”都是“停顿”^[17]。简单说来,“停顿”就是以往研究中所说的句子末尾的停顿,而“延宕”则是句中停顿。具体区别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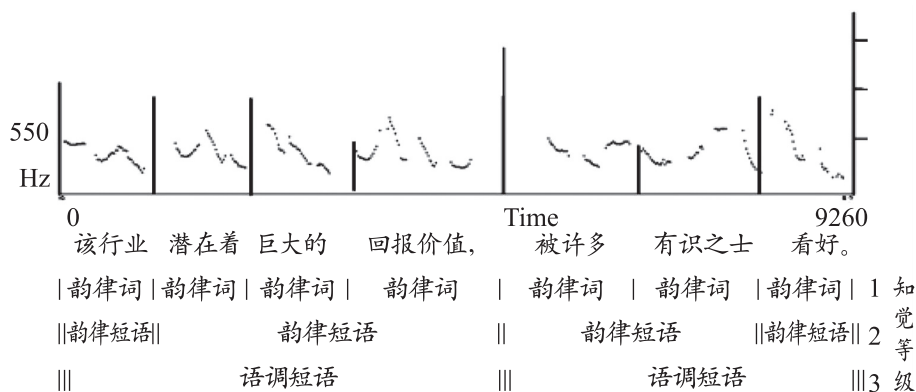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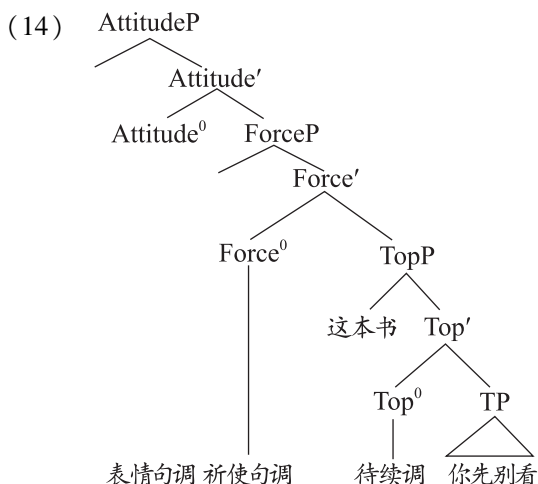
图1 韵律结构、知觉等级及音高曲线示意图^{[18]44}

在图1中,“该行业潜在着巨大的回报价值”是语调短语,其末尾是“平拖延宕”,即韵母延长,没有明显的无声段,音高下倾幅度较小。“被许多有识之士看好”实际上是句调短语,采用“停

断”来结尾,末尾音节的韵母缩短,无声段加长,并伴随着显著的音高下倾。除了在韵律边界具有区别之外,是否具有核心重音,也是区分句调和语调的必需条件。而具有核心重音的句调,就是以

往研究中所说的“句终语调”。

其次,从句法上来说,虽然句调短语和语调短语都是CP层面上的短语,但是,CP分裂之后,它们对应不同的功能性CP短语。其中,语力短语和态度短语是句调短语,而话题短语是语调短语,其句法结构如例(14)所示。



另一方面,Féry指出,语调短语是与句法结构中的小句相对应,这个小句可以是根句,也可以是内嵌小句^{[35][59]}。在现代汉语中,由于受到“一句一调”规则的限制,句调短语只能与根句相对应,不能对应内嵌小句。与之相反,语调短语既可以直接与内嵌小句相对应,又可以出现在根句中,与根句中的某一功能性CP短语相对应。

最后,从韵律语法的角度来说,句调与语调适用于不同的韵律规则,具有不同的韵律句法效应。在现代汉语中,句调要遵循“汉语句调限定律”。比如,“*买和看一本书”^[16]中,“买”和“看”是并列动词结构,违背了“句调限定律”对动词数量的限制,故而是非法的。而语调则需满足“核心重音—语调对应律”的要求。比如,“*他教/英文”^[16]中,“教”和“英文”之间进行停顿,导致核心重音范围内形成了“教”和“英文”两个语调短语,违背了“对应律”的要求,故而是非法的。

综上所述,句调短语和语调短语是两种不同的韵律单位,对应不同的句法结构,遵循不同的韵律规则,最终产生不同的韵律句法效应。

本文从韵律语法的视角出发,引入句法制图理论,系统地探讨了句调与语调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与

联系,以此论证了韵律性质的不同导致句调短语和语调短语对应不同的功能性CP短语。这一研究不仅细化说明了句调与语调的韵律性质与句法性质,以便相关研究者更好地了解韵律语法中的“一句一调”理论,而且为后续应用“一句一调”理论来探析韵律句法现象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吴宗济. 普通话语句中的声调变化[J]. 中国语文, 1982(6).

[2] 沈炯. 北京话声调的音域和语调[C] // 林焘, 王理嘉. 北京语音实验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3] 胡明扬. 北京话初探[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4] 贺阳, 劲松. 北京话语调的实验探索[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2(2).

[5] 赵元任. 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J]. 清华学报, 1926(2).

[6]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6.

[7] 胡裕树. 现代汉语(重订本)[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1.

[8]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9] 陆俭明.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0] 邵敬敏.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11] 林茂灿. 汉语韵律结构和语调[C] //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第六届全国人机语音通讯学术会议论文集. 深圳: 深圳大学, 2001.

[12] 马俊平. 语调·声调·句调[J]. 语文教学通讯, 1995(1).

[13] 孙汝建. 语气和口气研究[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14] 丁立. 普通话句调的构成和作用[J].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3).

[15] 沈炯. 汉语语调构造和语调类型[J]. 方言, 1994(3).

[16] 冯胜利. 汉语句法、重音、语调相互作用的语法效应[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7(3).

[17] 王洪君, 李榕. 论汉语语篇的基本单位和流水句的成因[C]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研究中心. 语言学论丛(第49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18] 王蓓. 汉语韵律知觉的研究[D]. 北京: 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2002.

[19]王安红,陈明,等.普通话语调短语中的音高下倾[C]//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第六届全国现代语音学学术会议论文集.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3.

[20] Chang Nienchuang. Tone and intonation in the Chengdu dialect (Szechuan, China) [J]. *Phonetica*, 1958 (2).

[21] Rizzi Luigi.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C]//Liliane Haegeman. *Elements of Grammar*. Dordrecht: Kluwer, 1997.

[22] Cheng Lisa Laishen. On the typology of wh-questions [D]. Cambridge: MIT, 1991.

[23] Cheng Lisa Laishen, Rooryck Johan. Licensing wh-in-situ [J]. *Syntax*, 2000(3).

[24] 冯胜利. 声调、语调与汉语的句末语气词 [C]//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社. *语言学论丛* (第51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25] Reinhart Tanya. *Interface Strategies: Optimal and Costly Computations*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6.

[26] Pan Victor Junnan. Interface strategy: prosodic licensing of wh-in-situ in Mandarin Chinese [C]//Tao Hongyin et al. *Proceedings of the 27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15.

[27] 杨洋,郑礼珊. 汉语韵律的标句作用及其实验研究 [J]. *韵律语法研究*, 2019(1).

[28] 赵元任. 国语语调(讲演) [M]//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29] 叶军. 汉语语句韵律的语法功能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30] 曹剑芬. 汉语语调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C]//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第九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天津:南开大学, 2010.

[31] Chao Yuenren.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32] Li N. Charles, Thompson A Sandra.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33] Gasde Horst - Dieter, Waltraud Paul. Functional categories, topic prominence, and complex sentences in Mandarin Chinese [J]. *Linguistics*, 1996(2).

[34] 徐烈炯, 刘丹青.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修订版)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35] Féry Caroline. *Intonation and Prosodic Struc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Contrastive Study of Phrasal Intonation and Sentential Into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sodic Grammar

ZHANG Youwen

(School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Jiangmen Polytechnic College, Jiangmen 529090, China)

Abstract: The contrastive study of phrasal intonation and sentential intonation is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sodic grammar an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syntactic cartographic theory, and the conclusion is as follows. Firstly, phrasal intonation and sentential intonation are two independent prosodic units with their own different prosodic features, that is, the former being marked by continued intonation and the latter being marked by stopped intonation and nucleus stress. Secondly, after CP split, sentential intonation and phrasal intonation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functional syntactic phrases. The former matches force phrase and attitude phrase for marking the sentence types and speakers' attitude or emotion, and the latter matches topic phrase for marking the sentence topic. Thirdly, sentential intonation and phrasal intonation apply to different prosodic rules, and produce different prosodic syntactic effects.

Key words: phrasal intonation; sentential intonation; prosodic grammar; contrast

(责任编辑 梅 孜)